

最

五

後

分

鐘



臺灣省國語推行員委會
注音文選自修練習用書之一

最後五分鐘

走到披阿娜跟

店印

的

最後五分鐘

趙元任

（一個九月底的晚上，在愷林的會客的屋子裡。她正在等着他，一個人坐在對着門的一張大椅子上，做出等得不耐煩的樣子。一會兒聆着耳朵聽見外頭像有什麼聲音是的。）

愷林 張媽！張媽！（沒人答應。）李媽！

李媽 （在外頭懶懶的答應。）唉！

愷林 是誰阿？

李媽 （輕而高的腔調，好像嫌太太多餘問了是的。）沒誰的。

（愷林看看畫報，丟下來起來走到披阿娜跟前，輕輕的

張媽

手隨便彈了兩下，整理整理發上的墊子，等等是不來，又回到大椅子上坐下來。張媽進來。）
（平平淡淡的，像常常兒報過的是的。）太太，魯先生來了。

（魯進來，穿着很漂亮洋服，人也是一看很標緻的。）
大多數女人會喜歡他的——至少他告訴你這麼說。一進門看見了愷林就做很高興很隨便的樣子，伸出兩個手來要跟她拉手，走了一半忽然記起來張媽還在旁邊，連忙縮回了手改成鞠躬的樣子。）
せ，陳太太！

魯

愷林 魯先生，您來啦。

（張媽看見他們很客氣的鞠躬，就對台下做眉眼，表示「哼，這騙得了誰！」的意思。他們對她望着，可是她還『假癡假呆』的望着別處老不走。）

愷林 張媽，你去——（想不出事情來叫他做，只得就說）你去吧！（張媽快到門口兒）せ！不用沏茶了，阿！

魯 我的親愷林！
（張媽出去，臨走還丟一個眼色給台下。）

愷林 （慢拍）季流阿！

（他拿了她的手。他還要咬她的唇，她輕輕的）

拒絕他。

魯 (埋怨的聲音) 你昨天讓我的麼。爲什麼我今天不能

Kiss你？

愷林 還不啞，季流，阿！我要跟你說話。咱們坐下來說……

不，咱們上那邊兒去坐好一點兒。

(他們走到對過的沙發上坐下來。)

魯 你昨兒說的話沒後悔可是？

愷林 (先看着他，一會兒搖搖頭說) 沒有。

魯 那出了什麼事情了啞？

愷林 我才接到丹里的一封信。

魯 丹里！你的丈夫阿？

愷林 是的。

魯 他從哪兒寫的信？

愷林 從美國。

魯 (放了心) 么！那！

愷林 (打斷) 他說我可以指望他差不多兒信一到人就到了。

魯 赫！這還——(自己斷)。

愷林 (躊躇的) ム——(縮氣的)，是的(慢拍)。

魯 (總是樂觀的) 也許他沒有趕上他打算趁的那個船呀？他要是動了身了，半路上在檀香山，橫濱什麼的。

不會打個電報來嗎？

愷林

現在日子的電報哪兒靠得住阿？（停了一會兒）我是不

知道怎麼——咱們怎麼辦呀？季流？

魯

你也知道我願意你怎麼樣。（他抓她的手）來跟我一塊

兒走。

愷林

（有點兒猶豫）就讓丹里回家來看見——一所空房子？

魯

（高調）他也不在乎你，你也不在乎他。一個很俗套

的『文明結婚』！（微微帶點兒笑聲）定了婚才一個禮拜

過後（另起句子）又過了四十八個鐘頭他們就把他送

出洋去了，你後來就一直沒看見他。

愷林

(慢拍) 是的，我也總是對自己這麼說。

魯

(接着上頭) 世界上人都說你是他的妻子(輕聲)，他是

你的丈夫，可是——你曉得他點兒什麼？(提高) 他連你

嫁的那個少年現在都不是了！他現在簡直是個生人了

你認都不認得他了。並且你也不是他娶的那個女孩子。

你現在已經是個女人了，你現在才起頭兒曉得愛情是

什麼。你跟我來罷愷林。

愷林

，錯是不錯。可是他是爲着要好了才出去吃苦的麼。

回來像(三字快) 充軍是的，好容易吃了五年的苦，一

回到家來，倒看見——

魯

(打斷) 還「充軍」吶。你把這個看得太認真了。他好

好兒的畢了業回來，他一定還管他在美國的那幾年叫

生平最快活的日子吶。哼！誰知道他五年當中沒有愛

上了三五六回的人。在暑假裡什麼——“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那些男男女女聚會的地方。美國！美國學生

也不是好得(上句先低輕後高重)！

(慢拍) 我不敢說。自然吶，你也說的，我是不認得

他。(快一點兒)但是我總覺得假如咱們把這事情直

直爽爽的跟他說明白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想咱

們以後可以更快活一點兒。要是他真有像你說得那種

愷林

事情（此處不停）他自己也就明白。還許倒（三字快）高興出了這種事情吶。

魯

（不安的）我跟你說（四字快）正經話。愷林阿，這題目阿，你（短）不是能够心平氣和的跟一個丈夫能談的題目，哪怕就是他。咱們不要弄得不好看，而且——這個——（抓伊的手）而且，愷林，我要你。（高調）他也許還有好幾個禮拜再回來吶。咱們不能老就這樣子

……愷林！

愷林

你真愛我到這樣嗎？

魯

我得愷林！

魯 愷林 好，那麼咱們就等到這個禮拜完了再——要是他來的話，我不願意做得像怕他是的。

魯 那麼然後呢？

愷林 (開唇) 然後我就跟你來。

魯 (抱她在懷裡) 我頂親的愷林！噯，這才——。那麼咱們

這會兒幹點兒什麼呢？留我吃飯還是怎麼？

愷林 我才不吶，先生！我今兒晚上要出去吃飯吶。

魯 (吃醋的) 跟誰阿？

愷林 跟你。

魯 (高興的) 在咱們那個小飯館兒嗎？ (她點點頭) 好孩子

！那麼快去穿件外套來。

魯林

真開心！我要不了一會兒工夫就來，阿。

魯

好，我一頭兒打個電話問問有地方兒沒有。

魯林

（走到套房的門口兒又回過頭來問，開唇）季流，你總這

麼愛我嗎？

魯

自然我總愛你，寶貝。（她對他點頭就出去了。他一個人

在那兒覺得很得意。他帶着笑容走到電話跟前。）東局，

一三九七……對了……阿？（把電話一掛，不耐煩的等着，

看看披阿娜上的畫兒，一頭兒吹口哨兒）

1. 1. 1.	1. 1.	1. 7. 7. 6.	7. —
2. 2. 2.	2. 2.	2. 1. 1. 2.	3. —

(樂譜)

3. 2. 3.	4. 2.	4. 4. 3. 4.
----------	-------	-------------

（吹到第三句起頭兒，看見琴上擺着一張照相，拿下來一看上頭的字，忽然在半個字上停住了不吹了，很生氣的拿牠往琴上一摔，但牠並沒有倒下，恰恰還靠在當中的一個畫兒的前面立着。魯又回頭對懺林出去的那個門看了一會兒，臉上又漸漸變成高興得意的樣子。回過頭來又指着那照像笑牠，表示「你這隻甲魚！」的意

魯

思。接着又打電話)

東局，一三九七……對了……喂……你們是……，我是要

定個雅座兒阿，兩個人的……，就是今天晚上……阿？

……姓魯阿，交通銀行的魯先生……老——(看着體林出去

的方向)再有半個鐘頭罷……是的，兩個人的，有罷……行

了罷？……就是了，阿。

(他把電話掛上，做了一會兒得意的樣子，又起頭吹口

哨兒)

5.6 1.6 | 7.5 — | 5.6 7^b ||
||

(回過頭來看見陳丹里，又在半個字上停住了，並且把

那個字也改吹低了半個音。丹里現在真是成了一個男子了；很容易也很得體的能做自己的主人翁，誰要惹了他，他也會做人家的主人翁的。他進來的時候兒，魯正在那兒指着他的照像笑着，所以電話裡的話他也都聽見了。

丹里

(微笑着) 赫樓！

魯

(不知道他是誰) 你——？

丹里

我剛才進來的，魯先生。

魯

你知道我姓魯？

丹里

知道，我聽見過你好些事情內，魯季流先生。

魯 (呆板的) 阿，我恐怕還沒有過機會跟您——

丹里 (打斷：殷勤的) 呀！我想你一定也聽見過我好些事情

了，可是？

魯 (看看丹里，看看琴上的照像) 好像貨！你難道就是——

丹里 (三字並重) 我就是。(鞠躬) 陳丹里。就是那不見了的丈夫。

(請求的聲音) 你是聽見過我這一個人的可是？

魯 我——我——(客氣的) 是，是的，陳先生，自然聽見過的。么

，么你回來了，阿？

丹里 (裝作無關緊要的腔調) 是的，我回來了。有時候兒阿，

(下四字低) 魯先生阿，他們不回來；(下四字比頭一回

略高一點兒)有時候兒阿，(多停會兒，下四字特別輕，快，尖)他們回來……哪怕是隔了五年……你是有時候

兒曾經談過我的，可是？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高調)一個小鳥兒告訴我的(接下)

(生氣，背過去)啐

魯丹里 (接上) 一個東方的小鳥兒，坐在泰山頂上，待那兒 咱

們就說他待那兒找早飯吃罷。他有一天早起跟我說，

談到寄生蟲阿，他說阿，你可認得一個魯季流先生阿

他說，因為我能告訴你他的一件很有趣兒的故事，他

魯

說，要是你高興——兀——

（轉過來大怒的樣子）世，先生，你聽着阿，咱們還是一五一十的直說出來好。我不願意聽你那種暗暗的笑罵。我承認現在發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可是咱們得睜開眼睛看事實，你算是算陳太太的丈夫，但是她五年以來就一直沒看見你，所以，所以——說了罷，她跟我，我們兩個人有愛情了，就是這一句話給你。你打算怎麼辦？

丹里

魯先生，你該不是怪我照應她太疏忽了罷？你想，我總不能每禮拜放假回來一趟什麼的——。

魯 (打斷) 你打算怎麼辦呢？

丹里 (客氣的) 那麼你想怎麼樣？

魯 (不隄防他這話) 么！先生，我——

丹里 你想想看，我是一個多麼局外的人。我五年以來，過得

都是些變態的，不負責任的生活，跟國內的情形都是

很隔膜，我簡直不知道現在什麼是興的什麼是不興

的。可是你一向很在交際場裡轉轉——做做公債票——

魯 (打斷) 很正經的帶一點兒官派的笑聲) 呃，我在

交通銀行裡倒是有重要機密的職務呢。

丹里 (緊接着) 對阿，我就是說你很在交際場上轉轉，在交

通銀行裡有重要機密的職務——

魯 (打斷) 我沒有機會出去求學，我倒是深以為憾的。

丹里 就是這話咯，我就是打算要說你沒有機會出去求學，

可是幸而有好些機會跟我的太太做愛（幾個字重而不

高）。

魯 せ，陳先生，我已經告訴了你——

丹里 (打斷 哄着他) 呀！魯先生，我不過就是照着你所說

的做就是了。這就是——「睜開眼睛——看事實」麼。（做詫

異的樣子）你，你難道以為對我的太太做了愛算羞耻

的事情嗎？

魯

(不耐煩的) 吶麼你打算怎麼辦？咱們兩個人當中就是

這一個問題。你打算怎麼辦？

丹里

一せ？這就是我要問你的麼。你在這潮流裡頭比我熟

得多了。(裝做知己的腔調) 這會兒咱們這一般人裡頭

到底是怎麼樣的規矩？這類的閒話你一定總聽見好些

了。你攏總的朋友，也待那兒做重要機密的職務，而

沒有機會出去求學——他們不對你講他們自己的經驗嗎？

從遠處回來的些丈夫，近來到底做點兒什麼阿？

(兇兇的對他走過來) 我對你說，先生，你要再——

(愷林進來，一隻手裏拿着一件外套，一頭兒走一頭兒

魯

對魯說

愷林

(打斷) 季流阿，哪一件外套——(她看見她丈夫)——噯呀

！丹里！

丹里

(對他定着眼睛看)。(和氣的)愷林，你好嗎？

愷林

(結巴着)你，你回來啦？(她把外套放下來)

丹里

我回來了。我剛才就是待這兒告訴魯先生啲。

愷林

(看看這一個，看看那一個)你們——(自己斷)？

丹里

(帶着笑臉)么，我們是很老的朋友了。

魯

(走到愷林跟前)愷林，我已經告訴了他了。

(他抓着愷林的手，想要對丹里做兇的樣子，其實他自

己一點兒也不覺得兇。

愷林

(害怕的) 看着丹里) 你打算怎麼辦呢？

(她簡直看不出她丈夫待那兒做什麼感想。他跟五年前她嫁的那個丈夫那麼不同了。)

丹里

對了，季流緊着問我的就是這一句話(對魯) 你不嫌我叫你季流吧？是我的太太的這麼一個老朋友麼。

愷林

(不懂丹里的態度，害怕起來) 丹里！

魯

(安慰她的樣子) 別怕，愷林，阿！

丹里

咱們坐下來阿，咱們不妨和氣氣的把這事情商量商量，阿？

愷林

（走到丹里跟前。）丹里，你可會有原諒我的日子阿？咱們本來不應該結婚的……咱們認得的日子那麼淺……你馬上就得動身……我？我是打算寫信給你都告訴了你的……

咳！我要是——

丹里

（打斷）不要緊，愷林。（他不讓她走到跟他太近。）他退了幾步，把她從頭到腳看一遍）噯呀，你變了。

愷林

就是這話了，丹里。我現在不是那個——

丹里

（打斷）你長得更年輕了五年更好看了五年了。

丹里

（眼睛低下來開唇）我是嗎？

是的……噯呀，你剪了頭髮啦。

魯 愷林 (希奇他還記得) 你喜歡嗎?

魯 (咳嗽) 呃喝! (沒人在意。)

丹里 (接着愷林) 我頂愛這樣兒。

魯 吶麼，咱們可以就——這個——那麼——

丹里 (醒過來) 么，對不住，季流。我剛才都忘了你了。好

，請坐下來，咱們幹麻不坐下來阿? (魯跟愷林一塊兒

坐在娑發上，但是丹里仍舊站着) へ，這樣兒好!

愷林 怎麼樣吶?

丹里 (對愷林) 你要嫁他是不是?

魯 陳先生，我們已經把情形告訴了你了。我也用不着說

真是多麼不幸，會有這種——兀——可是同時你也知道這
種——這個——事情阿——古——也是會有的，那麼既然這個

有了這種這個——

愷林

(打斷) 我覺得我差不多兒不認得你了丹里。我嫁你的

那時候兒我愛你不愛你？我現在簡直說不出來了。那

事情來得那麼快。咱們一點兒也沒來得及曉得你我的

性情。現在你回來了，完全是個生人。

丹里

(接着說，用頭對魯一歪) 而季流不是個生人，噯？

愷林

(眼睛底下來) 姆——不是。

丹里

你覺得他，你是完全曉得了，阿？

愷林 我，我們——（她難受得沒有法子）。

魯 我們發現我們當中有了愛情。（抓着她的手）我的親愛的，

的，這個太教你難受了。（站起來）讓我來對他一。

丹里 （打斷，嚴厲的）你要是不老拿她這麼攪來攪去的，你

就不會使她這麼難受了。（尖嗓子）你爲什麼不能一個人

安安頓頓的坐在椅子上啲？

魯 （被丹里一推，又坐了下來，生氣的）么！

愷林 （脫離了魯，挪到婆發的遠頭兒坐着）你打算怎麼樣啲

，丹里？

丹里 （拿手撐着下巴）那麼想——我也不知道——貴！這很難。

魯丹
里

我不願意做得像電影兒裡的那種行爲。(對愷林)我的意思是說(上幾字極快)假如我真拿手鎗打了他，也是無濟於事的，可是？

(愷林看着他不言語，想要懂她的生活裡新進來的這一個人。魯就嘔吐沫，很費勁的想要說話)。

我，我——

哈，你說的一點兒不錯。是無濟於事的。真難，真難，不是嗎？你想(對愷林)你愛他。(停一會兒，預備她回答說是不是，但是她只對他望着)他又說他愛你，而同時我又是你的丈夫。(他一頭兒想着一頭兒走來走

去，一會兒忽然對魯說：「我有了。咱們爲着她，咱們來決一個勝負。」

魯（做有主意的樣子）我想咱們頂好還是不（上幾字極

快）再拿外國十八世紀的野蠻的玩意兒稿得這一個裏

頭罷。

丹里（很和氣的）他們在二十世紀也還打吶，魯先生。你難

道忘了歐洲的大戰嗎？他們打得利害着吶……怎麼說？

你不見得要我真拿你的話當真罷？

丹里一點兒不是玩兒話。刀阿，手鎗阿，拳頭阿，或是手

你頭意那

魯 我不贊成爲着我的心愛的人，跟你在地下亂翻跟頭，成什麼樣子？

丹里 翻跟頭不來，嘎？好，那我就跟你轉個錢，看誰贏他罷。

魯 你你這簡直越弄越下等了麼。（對愷林）我的親愛的

……（她拿手擋開他，眼睛還是不離丹里看着。）

丹里 眞得，魯先生，你這個人眞不容易巴結。你既然不喜歡我出的主意，或者你有你的主意可以出出看。

魯 （看看愷林，自己的眉毛一動，想出來一個主意）這事情當然是應該歸這位——這一位自己選擇的了。

丹里 你想應該讓陳太太在咱們兩個人當中挑選那？

魯 當然了。

丹里 你說怎麼樣，愷林？

愷林 丹里，你真大量。

丹里 (想了一會兒) 很好，讓你選罷。

魯 (得意的) ！這樣兒才好么！

丹里 等一等，魯先生。(對愷林) 你打幾時起頭兒認得他的？

愷林 打——一年以前。

丹里 那麼他對你做愛做了一年了？(愷林低下頭來) 他對你

做愛做了一年啦？(兩句都是降調)

魯 我見了？你怎麼說？你怎麼說？你怎麼說？你怎麼說？

了，把這難受的事情越早一點兒解決了，就越——你想這公道不公道，讓他這麼？

丹里

(打斷) 你對我公道不公道？你對她做愛做了一年了。

我對她做愛只做了半個月，還是在五年前。現在你教

她在咱們兩個人當中挑選了，這一個公道嗎？

魯

你難道教我們再等個一年半載的，然後再讓她打定主

意嗎？

丹里

我在外頭等了五年……算了罷，我也不要求你等一年。

愷林

我只要你等五分鐘，怎麼樣？

你要大家幹什麼吶，丹里？

丹里 我只要你聽我們兩個人，每個人聽五分鐘；就是這一點兒。我們究竟——不過是你的求婚者，不是嗎？你是打算在我們當中挑選的。好，那麼你就得聽聽我們有些什麼可以陳說的。魯先生——有魯先生的五分鐘工夫來陳說他的方面，有五分鐘可以告訴你說你多好看，說他多有錢，說你們在一塊兒可以多快活。我啊，我有我的五分鐘。

丹里 有！有五分鐘可以對他扯我的謊，造我的謠言，對不對？

丹里 豈有比這，你有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對他扯你自己的謊。

，你不應該這五分鐘都不讓給我。（對愷林）怎麼樣？

愷林 丹里，我贊成。

丹里 好。（他拿出一個錢在空中一招，兩手把錢一拍，對魯

說）說罷！

魯 這這這這這——？

丹里 （打斷）誰輸誰先來阿。字還是背？

魯 我從來沒聽見過這麼——。（看看愷林，愷林點點頭。）背！

丹里 （打開手一看）字！你先來。

魯 （不知道怎麼好了）你打算——。我不曉得——。

丹里 你有五分鐘對陳太太表白你的意思。（他看看表）五分

鐘。然後我就回來……（家常兒的腔調）愷林阿，飯廳裡有火沒有阿？

愷林（沒有懂）噢？（懂過來了，忍不住的臉上笑起來）么，

一個洋油爐子，也沒點。

丹里那我就去點去。（對魯）回來你說完了上那屋裏去就又

舒服又暖和了。（他走到門口兒又說）五分鐘，阿！現在

在倒剛剛七點鐘。

（他去了誰也不說話，弄得很的樣子。愷林等着魯說

什麼，可是魯一點兒也不曉得應該作什麼態度。）

這是在看那個月（這家火葬場是什麼把戲？）

愷林

(略停)把戲?

魯 是阿。他這是哪一齣?

愷林 (略停)是一齣嗎?

魯 我不喜歡這一個。(尖嗓子)他爲什麼偏偏兒揀這麼個

日子回來，真是！要是他再等一個禮拜麼，咱們就平

平安安的一同到了別處了。他玩兒的到底是什麼。(下

幾字極快)把戲我倒不知道?

(他走來走去，着急的樣子。)

愷林 我想他不是玩兒什麼把戲。他不過就是讓我有一個機

會。

魯 什麼機會？

愷林 讓我打定主意的機會。

魯 你打定了主意了麼，愷林。你想了有一年的工夫，後

來你就決定了，不是嗎？你知道咱們是相愛的；你是

打算跟我一塊兒走的；這都是定了的麼。就是……啐！

他這玩兒的是哪一齣？

愷林 (坐下來，一半對自己說) 你說我不認得他，倒是一點

兒不錯……咳！那些魯莽的速成的婚姻——什麼自由了，

文明了——其實一點兒也不認得，性情了，脾氣了，什

麼也——知道的那點兒

還都是錯的，噯！恐怕他對我也不是這樣的感想罷？

魯 (對自己) 什麼東西！

愷林 (兩個人不說話，等了一會兒) 怎麼樣，季流？

魯 怎麼樣吶？

愷林 咱們沒有多少時候兒啦。

魯 (看他的表) 他真打算回來嗎，——五分鐘過後？

愷林 你不是聽見他說的？

魯 (看看大椅子上愷林的外套，四面張一張，輕輕兒的走

到愷林跟前) 咱們現在何妨就抽身走了不好嗎？你這

兒有現成的外套。咱們可以輕輕兒的走出去。他不會

愷林

聽見咱們的。他回來了咱們已經走了，——他也不能够怎麼樣，他大概先待一會兒，等等就上他的什麼——「日新社」，「日新社」去了。咱們就可以吃點兒晚飯；打個電話給張媽，——不，李媽，張媽靠不住，——打個電話給李媽，叫他把你隨身的東西帶點兒來，咱們就可以趁夜車動身了。西湖，青島，你愛上哪兒上哪兒。（略停）這麼樣好讓這事情慢慢兒定下來一點兒。咱們總不要再演出那種十八世紀的野蠻的事情出來才好。這會兒就出去？不等着讓他有他的五分鐘？

他也要他……

「幾字先尖後粗，先快後慢」不過就是對你說一套
很悲慘的離別詞，做得好像你把他一輩子的生活弄糟
了是的，其實阿，哼！他骨子裡還格兒格兒的笑着呢
，沒想到這麼容易就把你弄掉。我才曉得這一班人呢。
他的眼睛阿，總在一個什麼美國女留學生的身上……（改
一個腔調）要不然那，他一定待那兒玩兒什麼（做放手
鏟的手勢）「抬起手來！」那種把戲。你總不願意（上
幾字快）再鬧出那麼一場來罷？還是不要罷，阿！咱
們頂好阿，——我這都是爲你說的阿，愷林，——咱們頂
好還是（上幾字快）趁有這個機會的時候兒輕輕的走掉

了。咱們隨後可以再寫信來，（以下低粗吐氣的嗓子）

要解釋什麼都可以解釋。

魯 愷林（覺得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變了一個她不認識的人了）

，那樣兒玩兒法，對丹里可公道嗎？

魯 （發急）老天爺這不是玩兒什麼遊戲！他許拿這事當

個遊戲玩兒，扔個錢看字看背什麼的，可是你跟我

是小孩子嘍。像這樣兒事情，（快而響）什麼都是公道

的。（改勸哄的腔調，音程放大）穿起衣裳來——快點兒

阿！（他給她外套），諾！

阿！（他給她外套），諾！

魯 你這是什麼意思吶？

愷林 他指望我等着他的。

魯 (低粗吐氣的嗓子) 要是那麼說，那他五年(提高)前就

(又降) 指望你等他的。

愷林 是得……(不慌不忙的說) 謝謝你提醒我這個。

魯 愷林，別這麼傻。你到底怎麼了？自然吶，我也知道

，這件事情把你攪得太難受了，這樣那樣的。可是既然這麼樣，你爲什麼還要老要在這裏頭？你爲什麼還要那麼難受的開一場？你現在有個好好兒的機會可以脫離攏總的這些煩惱，就(他)剛才拿出表來，現在看

出時候兒到了。喔唷！

愷林 可是五分鐘過啦？

魯 (打啞啞音) 快點兒！快點兒！(他把手指頭放在嘴唇上)

輕輕兒的。(他踮起腳來走到門跟前)

愷林 季流！

魯 吁！

愷林 (又坐下來) 那樣兒不行的，季流，我非得等他。

(門開了，魯看見丹里進來，嚇得往後退。)

丹里 (看着表說) 交換球場啦！(對魯) 現在飯廳裡倒怪暖和

的。我還留了一份晚報在那兒呢。

魯 (走到愷林跟前) せ，陳先生，你聽着阿，愷林跟我阿。

丹里 (打斷) 陳太太當然會告訴我。

(他推着門，恭恭敬敬的等魯出去。)

魯 我不曉得你玩兒的什麼。

丹里 你近來沒坐過『特別快車』罷，魯先生？

魯 (不耐煩的) 你問我這一個幹麻？

丹里 因爲那東西很可以練練人的耐性……我等着你啲。

魯 (猶豫的) 那麼，我——(他很不自願的走到門跟前) 好，

過五分鐘我就來找愷林來。

丹里 到那時候兒陳太太跟我等着你了。せ，你認得走罷？

魯對他上下看看，瞪了瞪眼，走出去。丹里關上門。
走回房裡，站着看愷林。

（不安的，站起來：）怎麼？

丹里 別動，別動！我只要看着你……我看了你這樣子有五年

了別動！……我會經待過些很冷靜的地方，可是差不多

兒總是有你陪着我的。咱們再看一個最後的一眼，讓

我，阿！

愷林 最後的一眼？

丹里 是的。

愷林 你對我辭了拉？

丹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對你辭行，愷林。是對我近五年來一

直跟我在一道的。那個女人辭行。那是不是你。

愷林 (低下眼睛來) 我不知道，丹里。

丹里 咳！我要不是你的丈夫那多好！

愷林 你要不是我的丈夫就打算怎麼樣？

丹里 就好跟你做愛了(這句的口氣不要輕飄)。

愷林 你現在不能嗎？

丹里 做了你的丈夫，這地位很吃虧的你知道。跟一個情人

去爭去，那我哪兒爭得過？

愷林 你說讓我在你們兩個人當中挑選。你以為我已經打定

了主意了嗎？

丹里 (帶着笑臉) 我想你(三字全用陽平快讀) 打定了主意了。

愷林 那麼我選了他阿？(低，平，略降)

丹里 (搖頭) 不是。

愷林 (希奇起來) 你想我選你嗎？

丹里 (點頭) 姆。

愷林 (做出覺得不堪的樣子) 嘿，丹里！你想想看，才二十

分鐘以前我都差不多兒預備好了跟他一塊兒逃了！你

一定看我這一個人太沒主意了罷！

...

愷林

那是什麼意思？你怎麼這麼放心我一定會選你？那麼既然這樣，你爲什麼又說『看——什麼——最後的一眼』那

種話？而且幹麻你——

丹里

（打斷）「，咱們時候是固然只有五分鐘阿，可是我想假如你一句一句的問我——

愷林

（笑着）打斷）矮，你也用不着一口氣就都回答出來。好，那我就一句一句的來。你坐下聽我說。（愷林坐下

丹里

來）爲什麼我這麼放心你會選我阿？因爲這是你生平第一次跟魯季流先生兩個人真正見面麼。我剛才說你（上幾

字快）有幻想的本事就是這個意思。你一向以爲你愛上

的那個姓魯的阿，並沒這一個人。我敢說你剛才那幾分鐘是頭一次看見他這個人。哼！那麼五分鐘阿，一個神仙也難保不把話都說糟了他簡直不知道什麼是應該對你說的話麼。（笑聲）魯季流阿？他哪兒經得起這麼給你試一下？你就待那兒評判了他五分鐘，不是嗎？

愷林

（一頭兒想着）丹里，你真聰明。

丹里

（高興的）五年在外國觀察的經驗麼。

愷林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現在不是待這兒評判着你嗎？

丹里

自然你也評判我。可是評判一個像我這麼一個生人，

跟評判一個你以為你愛上的人那，那有天上地下的不

同了。

丹里 愷林

我倒是拿你當個生人。

丹里 愷林

我知道。我剛才所以對我陪着五年的那個女孩子辭

行，對我娶的那個女孩子辭行，就是這一個意思。好

，我跟她已經告別了。你不是我的妻子了，愷林，阿

，不過只要你肯假裝兒我也不是你的丈夫，讓我再有

個機會好跟你做愛，——我就只求這一點兒。

丹里 愷林

丹里，你真是大量。

丹里 愷林

不，我並不。我是愛你的很，不過戀愛到像我這樣程

度的人當中，我沒有平常人那麼糊塗就是了。你本來

有什麼愛我的理由？你起先聽我考取了出洋，你愛是愛得出洋的風頭。我被送出洋去了，你送行送的是一個什麼——「將來中國的領袖」；什麼——「改造中國的英雄」，那一類的抽象的觀念。那過後呢？哼，（低聲，慢，略悲）我阿，我一個人，——有五年工夫，來連連的想着你，你吶（兩字微微的高一點兒）你跟別人，——有五年的工夫，來慢慢的忘記我。自然可能（以下提高）怪你會——。（魯進來）

魯

（打斷很响的）せ，怎麼樣？

我正待要說，你太急了。

(對愷林) 陳太太，我們兩個人聽你吩咐。請你選定我們當中哪一個有這麼好的福氣可以——伺候你？

魯 (伸出兩個手來對他，主人翁的態度) 愷林！

(愷林慢慢兒的走到他跟前，伸出一個手來。)

愷林 (跟魯握手) 魯先生，再見。

魯 (大驚奇) 愷林！(對丹里大聲的) 你這魔鬼！

丹里 剛才不多一會兒我還拿你比神仙呢。

魯 (對愷林，氣得喘氣) 哼！所以你到底還是要做他的賢

妻，阿？

丹里 (很和氣的拍着他肩膀兒) 你還記得我剛才說坐特別快

車的話不記得阿？

(魯兇兇的對丹里一衝，丹里倒退幾步躲他。魯回過頭來看愷林，但是愷林背過臉去。魯表示絕望。)

魯

(噎着嗓子。愷林，陳太太，再見了。(到桌上拿帽子，又躊躇了一會兒，拿了帽子。我也只能希望你快活就是了。)(他走出去。)

丹里

對了，這一點兒是咱們同意的。

(他跟他到門口兒，關上門，又回到她跟前。)

愷林

咳！我做了這麼一個小傻東西。(她想要抱他)丹里！

丹里

(假裝兒的嚇退了)且，別，你不！還不啞！(他拿一個

指頭對她搖着）咱們這一回可別再這麼性急啦。

憚林（埋怨的聲音）丹里！

丹里 我想你應該叫我陳先生。

憚林（笑着）陳先生。

丹里 這好一點兒。現在咱們才起頭做愛啦。（鞠躬）Madam

您今晚有沒有工夫跟我一同出去用晚飯去阿？假

如您可以答應去，那我就很榮幸了。

憚林（請安）矮，哪兒來的話。我倒是很樂意的。

丹里 那麼！我們須得起身了罷。車子已經預備好了在門外

等着了。

愷林 (拿着兩件外套) 您覺得哪一件大衣較好一點呢，陳先

生？

丹里 我可以不可以表示一點贊成這件的意思？

愷林 這件很美，不是嗎？(他幫着她穿上。)

丹里 阿，您穿着十分的合適……我不妨說一聲我現在就在

日新社暫住着。您明天忙不忙阿？

愷林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略喝(客氣派的笑。)

(他把胳膊獻給她，她就跟他攙着走。)

丹里 (快到門口兒) 那麼我明天上午十一點鐘左右過來拜望

您來，您或者可以允許嗎？

體林矮，陳先生，哪裡話，那一定十分歡迎的。

（他們很客氣的走出去。）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編者
印刷者
發行者

臺灣書局
臺灣書局
臺灣書局

臺北重慶南路四二號

電話三八七五號

「最後五分鐘」

定價壹角（外埠加郵費）

臺灣省圖書館推行委員會代印

國家圖書館



002822798

國家圖書館



002822798

F07

